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悼念顾骧先生

□张同吾

新年伊始，惊闻顾骧先生溘然长逝，为之怆然悲恸。他是那么喜爱春草青青、春花烂漫，但他没能等到春天的脚步伴随着他85岁生日的来临。

他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敬重的师长和可以倾心交谈的朋友。他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调至中国作协创作部的，到90年代初离休，这段时间很短，却是我们友谊的开端。那时我们还绝少官气和俗气，大家都直呼其名，我们亲切地称呼他“老顾”，正如称呼他的前任谢永旺为“老谢”一样，正如称呼光年、冯牧、达成一样。然而随着一代学人的身影渐行渐远，这种脱俗的风尚也随之淡然。顾骧是儒雅的，总是风度翩翩、笑容可掬，相处久了就发现在他和善的笑容里闪烁着一种自信的光芒，有一种凛然风骨，有一种甚至于傲然的气息。的确，他是丰富的，他从抗日战争火光与血光的洗礼中走来，成为我国65年历史风云和文化流变的亲历者，他又是我国时代变革和文学发展的参与者。他亲历过风和日丽，也亲历过风雨腥风，亲历过东边日出西边雨，亲历过朝来寒雨晚来风，也亲历了改革开放。亲历多矣，参与众矣，倘若没有哲人的思辨精神，倘若没有学人的文化视野，倘若没有智者的聪颖灵慧，倘若没有仁者的人格魅力，只能让自己的心灵和面容随时光老去，而不会有新鲜的历史感悟和审美发现。顾骧，集哲人与学人于一身，集智者与仁者于一身，才能在他丰富的经历和见闻中，辨识历史功罪，窥见人间真伪，富有人类意识，张扬人性光彩。他在散文随笔《蒹葭集》中，记述了与周扬、荒煤、冯牧、朱厚泽、朱寨、赵朴初、沙千里、鲁彦周、周克玉、于是之、曾志、陶斯亮、张海迪等人的密切交往。他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能把手下的人物放在历史语境中考量，他懂得人创造历史、历史

又制约人的因果关系，懂得有什么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而有什么样的历史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这种内在关系，于是他看到人与人的共性，能识别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他在文章中写道：“晚年周扬，是他人生交响乐的一个华彩乐章”，因为“他终于‘克礼复己’，挣脱了镣铐，打破了牢笼”，“走向民间，人性回归，恢复了自己”。不必讳言因为历史的扭曲，周扬也曾被扭曲，也犯错误，但他的可贵之处是在晚年“昂然高举人道主义大旗”，推动着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克礼复己的周扬”》）同样从人性复归和人的自觉这个核心理念出发，顾骧看到荒煤毫无官气的洒脱自然，“宽厚坦诚，平易近人”，“他不疲倦地精力旺盛地为新时期文学破冰、开航道”。他也看到了冯牧“没有任何拘束、任何顾忌和朋友一样交换意见，商量问题、推心置腹，赤诚相见”，也许他还有软弱的一面，但“当‘左’的风浪袭来时，他顶风拒浪，直言抗争，坚持擎着思想解放这杆大旗，理所当然地为文友们所拥戴”。（《一夕秋风，满城秋雨》）

顾骧全部作品，无论是理论文章还是随笔散文，其思想内核和精神命脉，都是张扬人道主义，讴歌人性魅力。周克玉身经百战，叱咤风云，却有一颗柔软的心，重访旧战场，他写下了“春泥最恋英雄血，清风年年播芬芳”。顾骧与克玉是同乡兼同窗相识甚深，他写道：当年“四平一战，极其惨烈，阵亡五千，尽为我江淮子弟。近年，苏北盐城海滨辟丹顶鹤自然保护区，每年入冬，白羽红缨丹顶鹤，由东北扎龙南来栖息，克玉构思巧妙地将这一历史事件与这一自然现象勾连编织，以借喻拟人手法，以丹顶鹤为意象，写出长眠于黑土地上的江淮子弟对故乡父老的忆念与寄托克玉对战

友虔诚的缅怀：‘一身素洁挺傲骨，万里转战染红缨。年年岁岁来此地，怀念故园父老情。’周克玉上将是诗人，我与他也多有交往，真切感知他的人格魅力与人性光彩。

回顾顾骧的人生历程，不可回避那场尽人皆知的对周扬关于“异化”文章的批判，顾骧是这篇文章的起草人之一（另两位是王元化与王若水），他始终为此事感到纠结与愤然。我曾向他询问始末，他从马克思谈到黑格尔、费尔巴哈，因为我对这些经典作家与经典著作所知甚微，他谈得我云里雾里不知所以，但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继承了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必然贯穿着人文主义思想，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同时，顾骧又是情思细腻的人，也是具有诗性秉赋和浪漫情怀的人，他追求美轮美奂，喜爱惊艳绝尘。我喜欢看他跳舞，真是名士风度，翩然怡然；我更喜欢他的散文，熨帖圆融，读之让人悠然陶然，犹如“细雨轻风二月时，不缘红豆始相思”。他对《诗经》中的《秦风·蒹葭》钟爱至深。他说：“从儿时在家乡私塾中诵读《诗经》起，至到生命的晚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一直是我心灵诗意栖息的艺苑”；过去我们“尊崇《诗经》是现实主义文学滥觞，《离骚》是浪漫主义源头，削足适履，方枘圆凿，框套无限丰富的文学现象”，其实《蒹葭》的魅力正在于有“千古难解之谜”、“它的多元审美，迷离意蕴，难以捕捉的思绪，亦真亦幻，亦诗亦梦的旋律中，引你遐思无尽，回味无穷”。这的确是识诗真谛之言，正如鲁迅所言：“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凡是过于务实的人都不会成为诗人，因为他们不会“领会天国之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相通”。（摘自《集外集拾遗》）

忆起三年前承他赠我《煮默斋诗抄》曾择其一步原韵奉和，这位江南秀士仙逝西归，令我今宵无眠，灯下重录以托哀思：

尘寰之上自由魂，却非空额入佛门。
少岁豪情驱倭寇，老壮史笔写昆仑。
怒斥斥庸千般罪，盛赞春风万里船。
最是一身浩然气，夜半钟声飘梦痕。

浩气长存

□艾克拜尔·米吉提

顾骧去矣，文坛失一老兵，多了寂寞，还有谁敢言先生当年之所言；
风骨犹在，我辈多一榜样，少了喧哗，自有人愿成先生当年所未成。

怀念顾骧

□秦晋

思顾怀骧 痛悼骏骨仰天去
评文论艺 感慰华章落尘间

送顾骧远行

□冯立三

千里滩涂临黄海，丹顶仙鹤意从容。^①年方十四已从军，盐城少年最英雄。^②
破冰之旅成骁将，沙滩五楼灯夜明。^③新说总比旧说好，历史必会留大名。

注：

① 顾骧的故乡是江苏盐城。盐城有我国最大的滩涂，东临黄海，是美丽、吉祥的珍禽丹顶鹤的故乡。

② 顾骧14岁即参加新四军，他是中国作协参加革命时年龄最小的人物之一。

③ 顾骧曾任职于中国作协创作部，通宵达旦读书写作。他与友人袁鹰、刘锡诚、缪俊杰、冯立三等著有《破冰之旅》一书，记录当年拨乱反正历史，尚未出版。

虚构之门洞开之后，我惊奇地发现，小说的自由，呈现的是与散文迥异的样貌。

小说的自由是属于飞翔的，它能够飞檐走壁，也能够遁地冲天。虚构赋予了小说这些超乎日常的特异功能。

香樟木片一样的小说

□林渊液

提及小说，总会想起两年前那个燥热的夏天。南方的夏天，总是令人有一种非理性的不舒适感。突然之间，我对自己周遭的一切产生了莫名的厌倦，不愿与朋友深度交流，不想去筹划远行，烦于读书，不再能够在女红中修行。而文学，我仿佛在意冥中看到了它的各种可能与不可能，并在各种可能中看到了它们的终末。那又怎样？也不过如此！我悲从中来，似乎一切了无生趣。而我的日常生活本身，其实并没有起伏波澜。也就是说，这场精神危机，毫无现实诱因，它与我的处境并不相称。我的病症为这个季节所蒙蔽，家人把它命名为“夏日抑郁症”。

在一个连我自己也猝不及防的时刻，我突然抛开了强握在手里的书，打开电脑，写起了属于自己的小说。我用了几分钟时间为第一个女主角起一个名字，这很像是扭开了小说水龙头的开关，打这之后，她的故事就如自来水一样，静静地流淌出来。第一个短篇小说的初稿，我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她并没有原型，纯粹是一个虚构的作品。从此之后，虚构之门为我打开。

第一个小说《花萼》（发表于《作品》2014年第6期）写出来之后，我并没有大的喜悦感，一切自然得就如瓜熟蒂落。但无疑地，我的抑郁症状随着它的出生而消失，我对人生的深重痛感也得到了缓解。这时候我才明白，我患的是“孕期抑郁症”，我怀上的那个孩子名叫“小说”。此后，我有了两个孩子，一个叫做散文，一个就是小说。

文友陈培浩曾经说过，我是一个文体意识很强的散文作者。的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觉得散文是最为自由最为高贵的一种文体，对于自由的向往和奔赴是我此生不懈的脚步。可是，那段时间

间，我分明感觉到，散文的真实性已然成为了写作的障碍，想象的翅膀沉重如铅。我不愿意简单而粗鲁地消费散文。在散文给我继续的绞杀上，我是不是该心甘情愿地把头伸进套索？如果说，这场痛苦只是源于我对一种文学样式的选择，那么这个悖论是令人痛彻的——我用一种自以为自由的文体造成了写作的不自由。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小说伙计前来解救我。或许，我与它之间有着不浅的前缘，或许，它是与散文之间的兄弟情谊使我与它有了潜在的关联。当然，这一切都与阅读有关。我不得不承认，即便在单纯做一个散文写作者的时候，我也从未放弃过对于小说的阅读。事实上，相对于思想家和学者的作品而言，在我视野里能够看到的有一定思想高度的小说并不多，我经常把它们当成消遣娱乐的方式。它能够让我葆有一种滋润的心境，有爱，有恨，能够放声大哭，也能够心灵一动。我认为，这是一个写作者所必须的。阅读小说于我还有一个功用，写散文的时候，我是反技巧的，但篇幅较长的散文没有技法却也难以成篇，我希望能够在阅读小说的过程当中，下意识获得某些技巧，在散文创作之时运用其中。这样说来，我当年对于小说的阅读，其实是居心不良的。只是，常在水边走，哪能不湿鞋。从少年时期开始，也曾数次动笔写过小说，只是一直不相信自己在在这条道上走到黑而已。奇怪的是，行文至此，我莫名其妙联想起日本作家大宰治的自杀事件。他的一生经历过五次自杀，前面的四次都没能成功，最后一次才终于了愿。我的小说创作经历，与此有着类似的路径，似乎前面的“自杀”都是为这最后一次所做的准备，而这最后一次的“自杀”，终于使我走上

了不归之路。

在这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写下了10个短篇小说，貌似都是探讨两性之间关系。小说创作的状态基本是间歇性发作的，每一次发作，都有如鬼魂附体，而发作之前，都有不同程度的“孕期抑郁症”。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之所以还是把这病症归结为抑郁症而不是其他，是有缘故的。虽然，我的写作撕开的口子很小，只是两性关系，但在我心中，它所涉及的局面却非常宏大。这使我产生怀疑，或许，一个小说触及的即便只是一根毛发，它所牵动的也不仅仅是末梢神经，它甚至可能撼动中枢神经，关乎一个人的呼吸和生死。

当抑郁症状解除之后，小说创作开始变得奇妙。有一个词我必须重复提及，那就是虚构。虚构之门洞开之后，我惊奇地发现，小说的自由，呈现的是与散文迥异的样貌。散文的自由是属于行走的，它可以走向房间走向内心，也可以走向田野走向远方，而小说的自由是属于飞翔的，它能够飞檐走壁，也能够遁地冲天。虚构赋予了小说这些超乎日常的特异功能。我开始闭上眼睛张开双臂，练习飞翔。创作散文的时候，我心中是有很大包袱的，我不敢轻易动到身边的人，惟恐刀子不小心把他们伤到。我经常只写我自己，刀子切到哪里，只看我自己是否能够把疼痛忍住就是了。进入小说创作之后，我身边的这些人那些事，像打开枷锁的囚徒一样，开始有了伸展的能力，也开始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灵魂。而我身边的朋友，把他们身边更多的人和事讲给我听，有的是连泥带土的，有的已经挑洗干净。记得《倒悬人》（发表于《人民文学》2013年11期）写完，一个朋友看后，说提篮的故事让她想起生活中的一个男子。这个男子的追求和经历让我暗自吃惊，我用了将近10天的时间，让他与提篮相爱，我想象着他们纠结的心理、生活的细节和可能的思想，想象着他们最后的走向……那一段日子，我的生活里好像供养着一个世界，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世界，世界里是别人的生活，这群人的鼻息却触手可及。这个男子后来成为了苏打，这个后续的故事就是《黑少年之梦》。小说与生活，虚构与真实，有时变得漫漶不堪，难以辨识。写小说的人，就此开始沉迷。

我向来对人造香味拒之千里，暗里喜欢的是植物香，随身的袋子里装有香樟木条。最近修房子，有朋友送我数斤香樟木片，刀劈的，未经刨光，装了一袋又一袋，遍撒房间的角落。如今于我，散文有如袋子里的香樟木条，小说有如这房间里的香樟木片。



丁宝栋 作



莫吉題

瞻周恩来雕像

□石厉

洁白的大理石上
盛开着当年千万人敬献的白花
那些泪水，滋润着它们，没有凋落
他在天长地久的石像中坐稳
机警而迷惑地注视着前方

他的身体中有无数根线
构成神奇的格子
就像人世间天生的导师
在瞻仰者的人生中填上豪言警句
他本身就是隐约的规则
为红色的浪潮
勾画河床继续奔流的形状

有时候洪流泛滥
冲出河道
淹没土地与庄稼
但他依然在泥沙的底部

沉静而严肃地等待
犹如父母保持一种不变的姿态
呼唤出走的孩子

他消瘦的身影
是昏暗中的底色
汇集了那个时代所有的磨难
在人们记忆的冲洗中
让人心痛也让人沉重
那无数根让人心动的线
最终将他的身体穿透

在时间中摇曳，光芒四射
那是一根一根
他用心血吐出的蚕丝
一缕缕的温情
在这尊有着洁癖的雕像背后
织就一件看不见的锦衣

漕运遗韵

□峭岩

站在模拟实景的大厅
听一位船工诉说
他沧桑粗壮的大手
引来大运河涛飞浪遏
桅樯林立的壮观
运河，中华民族的血脉
生命在水上行走
两岸有村庄的袅袅炊烟
夜晚市井的笙歌管弦
也许，我的魂魄在水上
桨楫击浪
高扬着生命的风帆

那不是弓背的铁匠吗？
炉火熊熊锻锤声声
铁链、铁钉、铁板、铁门
锤下，一个个梦想走来
又一日，大船布满码头江岸
百姓的繁荣岁月
装在身上
汽笛一声，告别晨星晓月
驶出漕运

叩响南方的晨钟暮鼓
叩响北方的鸡鸣马欢

我拾起一本书
古老的、泛黄的、线装的
然而活着的，皇皇的
历史
楚汉征战的战将韩信
西汉辞赋大家枚乘
西游神笔吴承恩
水师提督关天培
依次亮相
他们联手书写着淮安
赤子的精魂也照亮了淮安
我向史书深深致敬
又在纸页间跃动

我真想跳下眼前的河水
大清的一朵漕运的浪花
无日无夜地徜徉
汲淮安大地之精华
续大河之豪勇

虚空：哥哥

□高兴

那虚空其实一直在扩张
在节日的门槛终于
扩张到压迫心脏的地步
那虚空其实就是天空
充满你纵身一跃的背影
如此的沉重，像座大山
悬于头顶，同时又单薄得
能被一缕风刺穿

哥哥，我的哥哥……

此刻，那虚空其实就是
不过也得过的年，就是酒杯

举起又放下，就是夜色一次次
被烟花和爆竹点亮，我却怎么
都看不清你，就是电话线的那一端
你总是爽约，用沉寂替代新年
问候
天空太高，世界太冷。此刻
那虚空其实就是你，也是我
独自站在黑暗的中央
想拼命地喊你，却发不出任何
的声音

哥哥，我的哥哥……

小工的泥桶(外二首)

□周亮

黑紫色的泥桶，嘴大皮厚
大工从三层高的楼上扔下
一点事没有，不痛也不叫
大工常用它做夜壶
小工的泥桶
斑驳着陈年的水泥印子
和泥刀留下的伤痕
两耳拴着稻草粗细的铁丝
担过水泥石灰混凝土的泥桶
年幼的小工提着它
从一层楼提到十层楼
从小工提成大工
盛满灰浆的泥桶，
一路撒下灰色的眼泪
年复一年，直到有一天，
和那个戴眼镜的小工一起，
从虚架的跳板上失足
砸破了肚子

送快递的兄弟

红灯停，你的车子才喘口气
绿灯一亮，你又像射出的箭
敞开的衬衫，扬起的乱发
不停地摇摆
某公司或小区门口贴着
严禁停车，丢失自负
你巴结地朝门卫一笑，哥们
搁一分钟，一分钟，谢了

电梯堵得像城中村的厕所
16层，那也得爬。
噎噎，汗如喷泉
接件的前台女孩问，下雨呢？
你的胸比大海还澎湃
汽车靠汽油启动，
你的自行车靠热血启动

地下室

不是敞开的坟或地洞
出出进进，上上下下
不是魂魄和老鼠
流浪者的驿站
寄存着比电视塔还高的梦及爱情
零下一层、二层、甚至三层
离星星、云彩太远
离地壳、地核很近
没有阳光月光
只有流浪者的目光和漂白粉般的
灯光
排风机无病呻吟
开水房哭哭啼啼
阴暗、潮湿、干燥、梦想、爱情、青春
不停地摇摆
一座地下炼丹炉
炼出流浪者的韧性、潜力
出炉的，一颗颗都是灵丹妙药